

消暑閑記摘鈔

下

洲夏風記續抄

下

消夏閑記摘抄卷中

金粟道人

顧仲瑛名德輝富甲江左讀書好士居正義馬鞍山偶入崑邑署見大漢荷校詢之答曰吾鹽梟張士誠也顧壯其貌勸其改過張首肯顧保釋回士誠居公家半年忽謂公曰欲借銀一萬貿易公與之未幾公遊西湖見士誠以扇障面如乞人狀公呼與之坐問其故則曰資本不充一時費盡羞見故人之面倘再販私恐累及保人甘爲乞人而弗辭也公詰其必得若干而後可士誠曰需十萬公慨然

如數與之。詎知士誠招集亡命，據平江，自稱吳王。迨明太祖兵屯吳，詢悉士誠興兵顛末，遂詣公，借銀助餉。公留衆軍一殮，四人一席，咄嗟而辦。太祖益羨之。公已知天命有歸，潛隱於澄江小涇，將家產盡佐軍餉。自號金粟道人，旋從其子遷臨濠。卒，以子恩封男爵。後澄江小涇別墅售馬姓。馬故富者，每見其子讀書坐杌，脚輒折，曰：「此子必破吾家。」乃請捐資修崑山太倉官塘。未幾死，其子果蕩費遺資。媳傭工某姓，一日某宴客，謂其媳曰：「此菜名燕窩，珍味也。」媳笑曰：「昔年曾當小菜喫，何足貴乎？」某駭問出身，嘆息曰：「吾卽汝夫之師也。立喚其夫，以五百金贈之，而歸其婦。未

及半年。夫婦仍傭工度日矣。俗言人搖財散。果然。

金舉人銀進士

明太祖建都金陵。創舉鄉試大典。改造貢院。中設明遠樓。謂士子辛苦。鼓吹以樂之也。太祖坐院中。命劉基擬題以進。一日成二十七藝。將引以爲例。大抵每篇不過一二百外字耳。基曰。皇上天縱。如臣者只成七藝。此頭場四書文七篇之所由昉也。然鄉試難而會試易。鄉試定額。科舉三十名中一人。不過二三千人入場。其得與于賓興者。歿後且著之行述以爲榮。至於會試。進士有三百餘人。其途寬矣。故俗有金舉人銀進士之謠。

明季生員

明季廩生官給每歲膏火銀一百二十兩。三科不中。罰爲吏。五等生員亦罰爲吏。五年期滿。撫按考選。分別等次。以八品九品未入流銓補。仍准鄉試。歲考等次。不先出案。臨時發落。始知前後。又貧生無力完糧。奏銷豁免。諸生中不安分者。每日朔望赴縣懇准詞十張。名曰乞恩。又攬富戶錢糧。立於自名下隱吞。故生員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語。

萬壽寺改新學

嘉靖年間。福建諸生舒汀。寓姑蘇萬壽寺讀書。僧淫惡勢利。無禮於舒。舒謂僧曰。他日得志。當一日盡逐汝輩。僧以

爲妄笑而辭之。未幾舒成進士。爲江南直指。卽命理刑限。一日內盡行驅逐。相傳前一夕。隣人見僧數百人荷鍋單。絡繹遷徙。口稱五百年後再來。疑是五百羅漢搬場也。長洲學舍。向在孔谷橋。舒奏請移于萬壽寺內。惟聖像係石刻成。輦檯未便。改爲文丞相祠。故今有舊學新學之名。

縣吏有宰相氣度

嚴文靖公訥。父爲常熟縣吏。宰善風鑑。謂嚴曰。細觀汝貌。係宰相氣度。不敢辱在下風。力辭之。嚴乃參府掾。時訥甫生痘瘍。父聞之。徒步歸。常痛哭。復甦。鼻兩孔潰。通面麻。旣而嚴擇地葬親。地師曰。此地合出宰相。但四世乃發。訥年

僅七歲。在旁答曰。何不將曾祖移葬於此。則吾爲宰相矣。師曰。未葬地。先出人。又何疑焉。及長。冒籍童試吳縣。衆攻之急。避于直街腐店。乃免。嘉靖間爲大學士。特建坊於吳縣直街。以誌前事。

士不可不自重

郇陽尙書董份與嚴嵩最契。嵩敗。份獨免于禍。致政歸里。家資百萬。夫婦八旬齊眉。份謂夫人曰。吾見郇陽後輩文章出色者多。勝于吾兒孫。將來若輩興。董氏衰矣。夫人曰。彼皆貧士。何不以千金贈之。彼日事經營。文理荒蕪矣。董如其言。延諸生飲宴。命家人佯以要事請入內。但汝等不

得反顧。家人從之。董以袍袖拂杯箸墮地。急入內。潛窺諸生。或拂几。或拾杯按席。董復入座。一飲而散。夫人促其贈銀。董笑曰。吾銀豈容易與人者耶。頃試其氣量。俱卑鄙。無遠到器。尙書府不乏下走。諸生不過飲我一杯酒。乃甘爲僕隸事。此措大本色。不足重也。噫。士不自重。而爲此老所揶揄。有以夫。份父母葬于姑蘇之元墓。有舡舫直過虎山橋大堰。皆屬之。廣袤數十里。

董氏悖入悖出之報

董伯念。份之孫也。時份資產過厚。怨滿一鄉。伯念思有以散之。份不從。而伯念奮然行之。舉故券以示小民。或止半

價或許回贖。各有條緒。湖俗故囂悍。至此不以爲恩反共
訐董氏。直謂諸產俱屬白佔。欲盡徒手得之。咻咻者日千
百人。伯念不能無中悔。而御史彭應參按浙。怨家爭先投
牒。并及祭酒范應期。彭追逮紛紜。兩家紀綱用事者俱入
狴犴。祭酒雉經。夫人上疏鳴冤。給事中孫羽侯等復各疏
糾彭之橫逮。彭去官。并巡撫王洪陽亦罷歸。事乃寢。而伯
念爲份所恨。詈憂勞成疾。祖孫相繼下世矣。

徐華亭子計殺嵩事

徐華亭階與嚴分宜同入閣辦事。階長子某畏嚴窺伺。佯
作癡騃。有佃戶欠租者。始則飯以醃魚。不許喫茶。繼則予

以長纒。不許坐椅。終則命家人搔其脚底。鄉人皆若爲不知。乃嘆曰。吾無法以處之矣。咸放歸。及嚴氏事敗。諸臣劾其誣罔。東樓賂階。階躊躇不決。以爲受之則放虎歸山。不受則別尋關節以免。中夜傍徨。其子進言曰。何不受其金而殺之。受之以安其心。殺之以滅其口。階恍然悟。遂從其計。此子大有見識。乃知前者之癡騃。皆權術也。

要離石槨

申文定公華廈。衙前四大宅。百花巷四大宅。分名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庭前俱植白皮松樹。堦沿皆用青石。米棧在山塘新橋。冶坊浜有花園一所。順治年間。半爲陽山朱氏。

所得。衙前花園售與蘇撫慕天顏。故名慕家園。內有神宗所賜賜閑堂扁一懸。文定壻舉人李鴻。另建宅西城橋東。與相府彷彿。故吳中有快活李大郎。傢伙丈人當之諺。後李宅售與吳氏尙書。吳一蜚幼居于此。堂中磚墜。視其下空空洞洞。繼而視之。有要離石槲在焉。旁有小碑云。古吳要離之墓。堅瓠集載要離墓在十廟西。或云在西城橋。非無稽也。明末謠言。要離高出城。天下動刀兵。崇禎時有兵備道高出立碑于塚。城外皆望見。卽有闖賊之亂。

熊廷弼去武就文

萬歷間江夏熊廷弼視學江南。場規太肅。諸生譁然。公曰。

本院千軍萬馬且不懼。何畏爾等諸生乎。其闢防示曰。甫離戎馬之場。卽入詩書之地。公閱卷兩目十二行。優者滿浮一大白。劣者仗劍斫之。再舞一巡。以消塊礪。交卷者。令長者在。前。少者在。後。亂者責之。周忠介公應名稍遲。喝令跪。良久始釋。文文肅公交卷獨後。公坐以待之。文肅高聲朗誦。拍案叫絕。曰。此文嚇殺老熊矣。公大怒欲責。文肅曰。大宗師如通場尋得出第二卷有勝于此者。再責未遲。公領之。發案。果取第一。凡公之取案首者。詢知其人屢試不售。必責。戒之曰。文必中。其病在某處。本院職掌文衡。師也。不責。則汝終不肯改。由是怨家甚衆。尋以邊事失機。言者

交章劾奏。卒以此賈禍。公初習騎射。中武科解元。一日遇諸生談文。輕公武夫。遂去。武就文。適科舉遲去。不錄。求補。不准。時無錫鄒迪光視學楚中。公再四求之。鄒徑入署。公攀其輿。輿夫八人俱倒地。鄒大怒。重責二十。苛以難題。援筆立成。仍錄送鄉闈。中解元。迨公視學吳中。鄒已致政歸里。迎公道左。謂之曰。昔日開罪。尙祈寬宥。公曰。雷霆雨露。均是師恩。何足介懷。且微公。某不及此。以後相見。終執弟子之禮。公固天下奇才也。惜性情褊急。恃氣凌人。使酒漫罵。故不免於禍云。

五人墓

天啓間蘇撫毛一鷺處州人。魏忠賢乾兒也。建璫祠于虎邱半塘。僭擬皇居。南有水園。北有旱園。中有九間樓。今怡賢寺左右。皆舊址也。祠名普惠。堂中懸一聯云。一柱擎天。三朝捧日。又一聯云。力保封疆。功留社稷。時忠介周公忤璫。被逮。書小雲栖寺額而出。今其寺在積善菴旁。此絕筆也。諸生王節等具呈保留。不准。輿情洶洶。義人顏佩章等五人擊殺緹騎。毛一鷺怒曰。今日君臣之義安在。王撫毛背曰。老毛父子之情何篤。毛恚甚。擒五人斬於西察院前。收王節等諸生十三人遣戍。崇禎登極。赦歸開復。王登一榜。五人首臬示六門。吳問卿名默。令人竊其首葬於花臺。

上璫敗後。吳氏拆毀逆祠。改爲甘露寺。九間樓截去二間。今尙存焉。文湛持名震孟與吳罔卿營建五人墓於寺北。身首合葬。春秋祭祀。楊公廷樞書義風千古石額。韓貞文公名馨。年甫九歲。書五人之墓碑大字。五人中。惟楊念如有曾孫守墓。餘俱無後。顏係楓鎮巨族。佩韋姪中和。年七歲。能報不共讎。乾隆年間。奉旨欽旌。送主入復聖祠從祀。今花臺猶存。種植花草。無不勃然而生。其五人之留碧也。歟。毛一鷺革職家居。白晝見忠介公。率五人介冑入室。庭中井欄忽飛起。驚怖而死。死時全身縮小。噫。是誠小人也。

籍富民爲糧長

明末江南歲輸白糧於京師。例用富民主運。名曰糧長。往往至破產。官爲五年一審實。先期籍富人名。諸富人在籍中者。爭衣襤褸衣。爲窮人狀。哀號求脫。向例白糧二十萬石。責之蘇松嘉湖。而他郡不與焉。其京倉耗羨鋪墊名色。吏胥需索諸費。大率十六釜而致一石。歲溢月增。竟致二十石而致一石。二十萬石之供。實費二百餘萬石。不幸有覆溺。則身家糜碎矣。布衣陳某上書訴苦。詔減尖六米萬餘石。他費率減什五。而富民已受困不堪矣。

東林書院

宋楊龜山先生寓毘陵十八年。往來梁溪。故兩地皆有先